

清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為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即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即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即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即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即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為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為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

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為膏火資學成第其等叙用示勸得

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為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尚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

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

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為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慄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

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敬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為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

國史不具述

###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澧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謂朱子為道問學象山陽明為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為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

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為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概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為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為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為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為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即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為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即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

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為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為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為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為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為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為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為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為是而安故於李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

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裡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為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為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費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暖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為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奇丞純坤不為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為

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為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為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為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為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為太極為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

細密若以未發為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将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驥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為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達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為然謂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為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求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為心故孔子

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為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即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妾媵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即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簞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即皆道也聖人別之為三百又別之而為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即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即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為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

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慙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還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閭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即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為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為禪學者之偽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綠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穀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為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為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

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為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群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為稱也惟首則為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為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既薦之教也皇極之數言也神道設教盟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為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為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為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為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遇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失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翼上文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翼則卑棲俯伏嗟喏而栗斯一為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為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嚮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

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為大疵悔疵為凶之將終吝疵為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繇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繇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為心以理御氣則為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為學也浮靡而已心而不以道則其為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為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郭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

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為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以為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為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養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卧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為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為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以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啟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

盲者不敢自廢成己而即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為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既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茫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為可慕善為可恥也直謂不善為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為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為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或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或而必不使冒為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為因時大臣則荀或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或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